诗路花语

蝉 鸣

□周光林

仿佛无形的留声机
蝉鸣在每个夏天准时播放
旋律相同
转动着的唱盘
却折射迥异的岁月纹路

那些槐树记得
曾经攀爬在枝干
或在树下
举着缠有蛛网的竹竿
捉蝉的童年
激动的笑声比蝉鸣更清脆

如今
鸣蝉还在枝头歌唱
树却一棵棵老了
只有记忆里的蝉鸣
永远年轻
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

成长笔记

最有动力的奖励

□刘 希

上小学三年级时，学校新换了一个校长，校长在大会上说：“以后呀，班级前五名的孩子，都可以得到奖励，那些钢笔、文具盒之类的咱们不奖了，我们奖点特别的，保证大家都喜欢。”

到底会奖什么呢？可他卖了个关子，说期中考试的时候见分晓。大家努力猜测，喜欢运动的孩子想到了篮球、跳绳，喜欢阅读的孩子想到了世界名著，喜欢新衣服的孩子想到了衣服、鞋子……

期中考试临近了，大家都铆足了劲，争取考出高分，得到那份神秘的奖品。那一次我虽然努力了，但成绩仍然排在十名之后。

发奖品那天，我们惊呆了，校长旁边居然摆满了一筐猪肉，猪肉特别新鲜，刚宰杀的，还冒着热气。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为这个奖品拍手叫好。

校长大声问：“大家想吃肉吗？”

“想！”全校师生异口同声。

“那以后努力学习，考上班级前五名，我绝不食言，只要我在这里当一天校长，考上前五的同学，期中、期末每次奖两斤新鲜的猪肉。”

那时候，要是一个月能吃上一斤猪肉都是幸事，一次奖两斤，那就是说，可以全家人饱餐个够，那该多幸福呀。

我后悔极了，要是我再认真一点，拿到前五，拧两斤猪肉回去，不仅爷爷奶奶会夸奖，而且爸爸妈妈会高兴得合不拢嘴，就是邻居见了，也会伸出大拇指称赞。所以，这两斤猪肉的诱惑力是巨大的。况且，我特别想念妈妈那碗猪肉炒辣椒的味道，香喷喷的，就是淋点肉汤，一次能吃下三碗饭。

我当然没有领到奖品。领到奖品的同学，那个得意劲儿，比捡到金元宝还要高兴。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下次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拿到两斤猪肉的奖品，让爸爸妈妈开心，让爷爷奶奶骄傲。

我每天起得更早了，睡得更晚了，争取把每一个知识点都灌进脑海里。同学们也不甘示弱，教室里的琅琅书声，比原来更加洪亮，大家都铆足了劲拼命学习，只想把别人甩在脑后。那两斤猪肉的诱惑比十个笔记本、十支钢笔要强百倍。我不得不佩服校长的智慧，要知道，在我们这个贫苦的小山沟里，大家都想得到看得见的实惠。试想，哪一个孩子不希望拧着两斤猪肉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吃上自家孩子用学习成绩换来的成果？

两斤猪肉渐渐成了父母唠叨的话题。“看你这学期，能不能拧两斤猪肉回家！”“隔壁家的小明都拧了两斤猪肉了，我看你这次能不能把肉给我拧回来。”“爷爷奶奶说你这次要是拧两斤猪肉回家，他们准会给你五块钱奖励。”两斤猪肉的诱惑逐渐升级，每一个孩子，都想得到那两斤猪肉。

那个学期期末，当我在邻居们的夸奖声中，当我在父母的翘首期待中，兴奋地拧着两斤猪肉回家，可想而知那天我是多么神气，连走路都是大摇大摆的，脸上那得意洋洋的神情，跟考了

全校第一名没差别。看到父母和爷爷奶奶的笑容，那一刻，我心里产生了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看到他们比过年了还高兴，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要每次都得到两斤猪肉，要让他们为我骄傲一辈子。”

谁也无法料到，两斤猪肉有如此神奇的魔力，一个对学习原本不太上心的孩子，竟然为了得到猪肉，夜夜秉烛夜读，从一般成绩逐渐上升为优异成绩，并且一直保持在班级前五名，而且，持续到了初中、高中，以至大学。那些勤奋苦读、不甘人后的学习习惯，都是在那时候形成的。

多年后，一次同学聚会，不知谁提到当年那两斤猪肉的诱惑，突然间有些哽咽。他说他是那个一直没有拿到过那两斤猪肉的孩子，六年级最后学期，他本以为可以拿到一次猪肉的，但是，他却以一分之差排名班上第六，让他与两斤猪肉失之交臂。但是，那两斤猪肉，却无时无刻不激励着他努力向上，最终他“笨鸟先飞”，用勤奋苦干、不服输的精神，让自己考进了一所不错的大学，现在的他从事着一份不错的工作，生活幸福。回想那些年里的那两斤猪肉，他有遗憾，但更有斗志，它就像一盏明灯，一直引导他努力向前。

学生习作

花

（外四首）

□邓 萍

花
是大地的诗行
清晨
露珠轻吻花瓣
似梦在悄悄绽放
风过
芬芳满溢四方
花啊
你是岁月的浅笑
在时光里静静地流淌

风

风
轻轻抚摸我的发梢
带来远方的消息
那是
一朵花的低语
还是一片云的思绪

雪

雪
轻轻飘落
似精灵在空中舞蹈
洁白的身躯
给世界穿上银装
每一片
都是冬的诗稿
落在枝头
是花的预兆
积在大地
是梦的辅料

成长

成长像一场奇妙旅行
从幼嫩走向坚强
在时光的长河里
跌倒又站起
梦想是远方的灯塔
岁月是成长的画室
画出绚丽的轨迹
我们慢慢长大

时光

时光是一条河
静静流淌
悄无声息
带着岁月的
泥沙和回忆的涟漪
我站在岸边
看河水匆匆逝去
那些曾经的
欢笑与泪水
都被卷入漩涡

人物画廊

爱在齿间

□王溢凡

记忆里，妈妈的牙齿总不太好，她因为牙受过不少罪。

半年前，妈妈不小心磕断了左边的门牙，从此，她的笑容变了样。她开始习惯性地抿着嘴笑，或刚要笑出来的前一秒，就条件反射式地用手掌捂住嘴，笑意还没来得及爬上眼角，就被她仓皇地掐灭了。邻居推荐了个技术好、价格合适的诊所。妈妈听得认真，还掏出纸笔记下地址，嘴上爽快地应着：“好，我明儿就去问问！”可一连几天，也没见她有动静。我劝她赶紧去补上，她含糊地嘟囔着：“又不影响吃饭，费那钱干嘛……”我忽然就懂了，在她的账本里，每一笔支出都为家盘算得清清楚楚，却没有一笔，是为她自己准备的。

思绪被拉回到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妈妈被牙疼折磨得吃不下饭，她才终于去了诊所。医生说要么掏一大笔钱做治疗，要么就拔掉。她的眉心拧成疙瘩，弱弱地问要多少，医生含糊地说了个数字。我看见妈妈的肩膀瞬间塌了一下，但只是一下。她几乎没怎么犹豫，反而像是松了口气：“拔了吧，不用纠结！”走出诊所时，她脸颊微微肿着，手里攥着缴费单，指尖都泛白了，嘴里却轻飘飘地说：“拔了就再也不疼了，省的钱够你下学期的学费。”

上个月，我一拿到工资，就带妈妈去补牙。她执拗摇头，说什么也不肯。我只好说定金交了退不掉，她才不情愿地跟来，一路上嘴里不住地念叨：“瞎花钱，肯定贵的很……”补牙成功后，她对着镜子咧开嘴反复端详，终于露出久违的、充满自信的笑容。可这份喜悦在她走到缴费窗口时，戛然而止。当她瞥到账单上的数字时，脸上的笑容就瞬间凝固了，然后是混杂着震惊和心疼的复杂表情。那刚刚被点亮的眼神，又黯淡了下去，伸向口袋的手，也僵在了半空。我一步上前，“滴”的一声，扫了付款码。她猛地抬头，怔怔地看着我，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而我，却满意地笑了。

妈妈的牙齿，像一本记录着岁月与牺牲的账簿。每一颗残缺的牙，都对应着她为这个家省下的每一笔开销。我为她补上牙齿，更是想让她找回那份无所顾忌、放声大笑的快乐。

岁月留痕

犹记当年闹“双抢”

□汤媛姣

“双抢”，即抢收早稻，抢插晚稻。

农历六月，骄阳似火，早稻在烈日的炙烤下渐渐成熟，一株株颗粒饱满的稻穗沉甸甸地低着头。走近田边，微风拂过，稻浪翻涌，稻香阵阵，沁人心脾。远远望去，广阔的田野像铺了无数床金黄金黄的地毯，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金黄地毯之间，还夹杂着一些绿绒绒的斑块，那是已经插好的晚稻秧苗。

俗话说：“春争日，夏争时。”在这个争分夺秒的农忙时节，乡下人真是一刻也不得闲。天刚蒙蒙亮，东方才露出鱼肚白，农人们就已全副武装，奔赴田间。两个男人一前一后扛着打谷机，女人挑着箩筐，筐里装着茶水、水杯和几把镰刀，大家火急火燎地赶往自家田地——趁着早晨凉爽，能多干点就多干点。寂静的田野顿时喧嚷起来：打谷机轰鸣作响，男女老少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老水牛“哞哞”低吟，大黄狗“汪汪”吠叫……谁家也不甘落后，都想尽快抢收完早稻，抢插好晚稻，好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嫂子、我和两个侄女一字排开，弯腰弓背，左手攥住一株株黄澄澄的水稻，右手挥着镰刀“唰唰唰”地割个不停，随手将割好的水稻捆成小束，整齐摆放在田里。等田里能容下打谷机时，爹和哥便各抱一捆水稻站上打谷机，一只脚踏在横木上，另一只脚用力踩动踏板，带动里面的滚轴飞速转动。稻谷在轰鸣声中被滚轴上的半圆形铁环脱粒，尽数落入后面的谷桶。眼看谷桶快满了，爹就用簸箕装满两箩筐，挑到田埂上。一早上打满两担稻谷，我们便准备回家。这时，东方的太阳才冉冉升起，红通通的，映红了天边的云彩。鸟儿在枝头歌唱，野花在晨曦中微笑，母亲已做好早饭等着我们——一碗普通的榨菜肉丝汤，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

早饭过后，我们随即又奔赴田野。今天得把这丘一亩半的水稻收割完，可家里男劳力少。隔壁云爷爷家有三个儿子，四个男劳力，真叫人羡慕。我们只能更加卖力地苦干。一上午，哥要送五六担稻谷回家；母亲则在门前晒谷坪里迅速铺开湿漉漉的稻谷晾晒，她比我们更辛苦，还得抽空做饭。午饭过后休息约一小时，全家又出动了。我们一直面朝黄土背朝天，没多久就腰酸背痛，却不能停下。在全家人的努力下，这丘一亩半的水稻终于收割完毕并送回家，但当天的任务还没结束。哥牵来老水牛，牛身后挂着滚田的铁滚子；爹和嫂子早已把稻秆捆成草把子，我们三姑侄一趟趟飞奔着将草把子拖上田埂，码成稻草墙。泥水四溅中，我们三个成了泥猴。这些草把子要等“双抢”结束后，抽空晒两天再挑回家，堆成大草垛，留着打草包、搓草绳用。我们几个女的先回家，帮妈把稍晒干的稻谷扫成小山，盖上薄膜，用石块压好防夜间下雨。哥是全家最累的，他得站在铁滚子上，指挥老水牛在水田里反复碾压，把残留的稻秆、杂草轧进泥里，将田泥翻匀。爹则把木梯平放在水田里来回拖动，再用“田车”在水田里纵横拖几遍，直到水田里显现出整齐的田字格，才算结束一天的劳作。晚上，一家人洗完澡就沉沉睡去，只有窗外的蝉鸣与晚风相伴。

第二天黎明，我们又迅速下到秧田扯秧，用草秆捆成小把——今早必须扯够半丘田的秧苗，爹连抽袋烟的功夫都没有。凉丝丝的风吹过，小鸟在树上欢唱，蝉也在枝头高歌。早饭后，爹和哥各挑一担秧苗，我们手里各提几把，往田里赶去。

又是忙碌的一天。爹和哥把秧苗均匀甩进水田，我们四个女的再一字排开插秧。左手握一把秧苗，灵巧地分出五六根，右手接住，插在田字格的十字交叉处，如此循环往复。嫂子手速最快，一横排能插八株，我和侄女们只能插六株，还被她远远甩在后面。最小的侄女花花插得最慢，总被我们“关冲里”——插田跟不上趟，被两边速度快的人夹在中间，可不就像关进了山冲？邻家婶婶在自家田里插秧时打趣：“你们家花花成冲里妹子啦，哈哈哈！”她儿子也逗花花：“你真像只蜗牛。”花花见大家取笑，索性更慢了。我们来回插完两三趟，她还在那个“冲”里。“辰时的日头巳时的风。”约莫九点多，田野上终于吹来凉风，格外舒服。临近中午，天越来越热，水田里的水也不那么凉了，秧苗却已插完。午饭后休息片刻，我们又去扯秧，接着插完另外半丘田。“蚂蝗别来吸我的血！泥鳅别来捣乱！蚊子别来叮我！”我心里默念着，一点不敢偷懒。可上田埂后，脸上、手上、脚上还是起了许多红疙瘩，又痒又痛。好在当天任务总算完成了：插好的秧苗绿油油的，在风中轻摇；没收割的早稻依旧金黄耀眼，随风翻涌。夕阳亲吻着西山，火烧云上来了，一会儿红彤彤，一会儿半黄半紫，一会儿半灰半青，美得像五光十色的锦缎。田间小路上，挑着稻谷的大人、戴草帽的孩子、被牵着的老水牛、奔跑的大黄狗，构成了一幅乡间晚归图。

“双抢”至少要忙十来天。家家户户都有七八亩田，人多的人家有十多亩，都得加紧干。收割完一丘，马上插秧，插完秧，又马不停蹄地收割下一丘……最初一两天，每个人都累得像散了架，晚上在虫鸣声中沉沉睡去，天亮了继续奋战。坚持几天后便习惯了，只盼着快点熬过这段日子。咱农村人真是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不劳动，怎会尝到香喷喷的新米饭？怎会体会到谷满仓的喜悦？怎会凑齐孩子的学费？

如今，乡村有了收割机、耕田机、插秧机，再也不用像从前六月那样辛苦劳作。可每每忆起小时候的“双抢”时光，总难以忘怀。那时确实很累，却吃得香、睡得沉。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情景，依然会出现在梦里。毕竟，幸福的日子，不都是靠劳动创造出来的吗？

生活一叶

瓜田里的甜美邂逅

□汪小科

炎炎夏日，我暂停忙碌的厨师工作，远离喧嚣，奔赴乡野的田间避暑。一路上，我迎着阳光，沐着花香信步而行。不知不觉中，走到一片绿油油的西瓜地，我瞬间停住了脚步……

嘴馋的我蹲下身，选了几个纹路清晰、瓜蒂凹入、蒂部粗壮青绿的西瓜。我摸了摸瓜皮，掂了掂轻重，用手弹拍了几下，听到“嘭嘭嘭”的声响后便想摘下来吃。

不料这一幕恰巧被瓜农看见。“摘几个吃吧！懂瓜吃瓜，滋味倍儿甜！”瓜农笑着说。见瓜农和善，我便与他攀谈起来：“种瓜是个费时费力的活计，我小时候种过，从催芽到移栽。到打尖、浇水、施肥，每一步都要仔细完成。还要定期整理藤蔓，直到交错的瓜藤上结出大大小小的圆瓜……”“是啊！辛苦归辛苦，但只要勤勉一些，瓜的长势都还不错。”说着，他摘下几个瓜，就往一辆三轮车上装。

“这是要把瓜拖去卖么？”我好奇地问。“是啊！今年的瓜产量高，卖得也快。”见他忙着摘瓜、装车，我的干劲也涌了上来，与他接力将西瓜一个个地装上车。随后，我又和他一起将瓜拉到地头，过磅秤后再装入客商的大卡车里。

忙完后，瓜农用舌头揩了下指尖，清点了下辛苦钱，然后挑上了几个上好的瓜，刀落瓜开，犒赏我的辛劳。我捧着瓜大快朵颐，享受过那甜滋滋的美味后就作罢。而瓜农却由中间开始下嘴，一直吃到没有瓜瓤。看到这一幕，我此刻明白了自食其力的幸福，也开始学瓜农，珍惜每一寸瓜瓤了。

为回馈瓜农的礼待，我将随身携带的厨具从背包里拿了出来，给瓜农演示西瓜的其他售卖方法。如做成美味多滋的西瓜汽水、西瓜糕、西瓜羹、什锦西瓜盅等。还把西瓜皮也用了起来，做成了酸脆爽口的糖醋西瓜皮，当即就引来了许多路人注目。接着，我用木夹板支起了一块招牌，写上“各式西瓜果饮、甜点有售”。不一会儿，周围就聚集了很多人，争相询问价格。我凭借以往的售卖经验，以亲民的价格帮瓜农售出了一波又一泼西瓜小食。才半天的工夫，我就帮瓜农赚到了比卖给客商多几倍的收入。瓜农握住我的手，向我连连致谢。

当瓜农想要酬谢我时，我拒绝了，对他说：“能体验一场乡野田间的乐趣就很好了！下次路过，我还和你一起卖瓜、吃瓜。”傍晚，我们依依不舍地相互挥别。临走时，我送给了瓜农一套做西瓜小食的厨具，教了他一些做西瓜小食的方法，希望他以后能广开财路，生意愈加红火。

比起繁华喧嚣的都市，夏日田间的这份悠闲与纯粹尤显珍贵。在这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大地的呼吸侧耳可闻，乡风文明、民风淳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似乎感觉不到暑热，只有清风爽意醉心田。或许这就是最珍贵的夏日田间乐趣——返璞归真，发掘朴素生活里的醇情美意。